《天隱子》

司馬承禎述

後周瑯琊公司馬裔玄孫，名承禎，字子微，洛州溫人也。事潘師正，傳辟穀導引術，無不通。師正異之，曰：我得陶隱居正一法。逮汝四世矣。久之，辭几席，遍遊名山。廬天台，構層軒於壇上，目為眾妙臺。唐武后嘗召之，未幾去。與陳子昂、盧藏用、宋之問、王適、畢構、李白、孟浩然、王維、賀知章，為仙宗十友。睿宗復命其兄承緯就之，詔曰：鍊師德超河上，逍遙浮丘，高游碧落之庭，獨步清源之境。朕初登寶位，久藉徽猷。雖堯帝丕圖，翹心齧缺；軒皇御曆，遠想崆峒。緬惟彼懷，寧妨此顧。朝欽夕佇，邇滯心飛，欲遣使者專迎，或慮鍊師嘉逅，故令樟往，願與同來。披遂不延，先此毋慮。

既至，引入中掖。延問其術，對曰：為道日損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夫心目所知見，每損之尚不能已，昆攻異端而增智慮哉。帝曰：治身則爾，治國若何？對曰：國猶身也。故游心於淡，合氣於漠，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，則天下治。帝嘆詠曰：廣成之言，何以加此。＇賜寶琴霞被以還。公卿賦詩送之，常恒徐彥坦總而為之序，日白雲記。後復遣使迎至京師，親授符錄，賞賜甚厚。每固辭請歸。盧藏用早隱終南山，後登朝居要官。見承禎將還天台，藏用指終南山曰：此中大有佳處，何必天台，對曰：以僕觀之，乃仕宦之捷徑爾。藏用有慚色。

明皇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之。承禎善篆隸，金剪刀書，自成一家體。帝命以三體寫老子，刊正文句。嘗鑄含象鑒、震景劍進之。命光祿卿韋滔至所居，按金錄設祠，厚賜。上封泰山回，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，對曰：嶽者山之巨鎮，而能出雲降雨，為國之望。然靈仙所隱，別有仙官主之。於是詔五嶽別立仙官廟。

時女真焦靜真泛海，詣蓬萊求師。至一山，見道者，指言曰：天台山司馬承禎，名在丹臺，身居赤城，真良師也。靜真既還，詣承禎求度，未幾昇天。嘗降謂薛季昌曰：先生得道，高於陶都水之任，當為東華上清真人。開元中，文靖天師與承禎赴長生殿，千秋節齋直，中夜行道。畢，隔雲屏各就枕，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，玲玲如金玉響。天師乃寨裳躡步而窺之，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，光耀一席。偪而聽之，乃承禎腦中之聲也。天師退，謂其徒曰：《黃庭經》云泥丸九真皆有房，方圓一寸處此中。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。其先生之謂。

有弟子七十餘人。忽曰：吾玉霄峰東望蓬萊，有靈真降駕，今為束海小青童君。束華君所召，必須往。俄頃化去，如蟬脫蛻，弟子葬其衣冠焉，時年八十有九。詔贈銀青光祿大夫，謐正一先生。帝親文其碑，韋渠牟作傳。嘗撰《修真秘旨》《天地宮府圖》《坐忘論》《登真系》等行於世。

臣道一曰：司馬承禎藐視軒裳，棲身洞府，心地之高邁，學問之淵源，不易及也。其答唐睿宗之問曰：國猶身也，故游心於淡，合黑於漠，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，則天下治。此誠得太上之深旨。《道德經》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即此義也。

《歷世真仙體道通鑑》，卷25，第7-10，《正統道藏》，第8冊，PP.530-532

# 《天隱子序》

神仙之道，以長生為本。長生之要，以養氣為先。夫氣受之於天地，和之於陰陽。陰陽神虛謂之心，心主晝夜寤寐，謂之魂魄。如此，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。天隱子，吾不知其何許人，著書八篇，包括祕妙，殆非人問所能力學。觀夫修鍊形氣，養和心虛，歸根契於伯陽，遺照齊於莊叟。長生久視，無出是書。承禎服習道風，惜乎世人夭促真壽，思欲傳之同志，使簡易而行。信哉。自伯陽而來，唯天隱子而已矣。謹序。

# 《神仙》

人生時稟得虛氣，精明通悟，學無滯塞，則謂之神宅。神於內遺照，於外自然，異於俗人，則謂之神仙。故神仙亦人也。在於修我虛氣，勿為世俗所論折，遂我自然，勿為邪見所凝滯，則成功矣。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，情之邪也。風寒暑濕飢飽勞逸八者，氣之邪也。去此邪，成仙功也。

# 《易簡》

易曰：天地之道易簡者，何也？天隱子曰：天地在我首之上，足之下，開目盡見，無假繁巧而言，故日易簡。簡者，神仙之德也。經日：至道不繁，至人無為。然則以何道求之？曰：無求不能知，無道不能成。凡學神仙，先知易簡。苟言涉奇詭，適足使人執迷，無所歸本，此非吾學也。世人學仙，及為仙所迷者有矣，學黑反為黑所病者有矣。

# 《漸門》

易有漸卦，老氏有妙門。人之修真達性，不能頓悟，必須漸而進之，安而行之，故設漸門。一曰齋戒，二日安處，三曰存想，四曰坐忘，五日神解。何謂齋戒？曰澡身虛心。何謂安處？日深居靜室。何謂存想？日收心復性。何謂坐忘？日遺形忘我。、何謂神解？曰萬法通神。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，了一則漸次至二，了二則漸次至三，了三則漸次至四，了四則漸次至五，神仙成矣。

# 《齋戒》

齋戒者，非蔬茹飲食而已，澡身非湯浴去垢而已。蓋其法在節食調中、磨擦暢外者也。夫人稟五行之氣，而食五行之物，而實自胞胎有形也，呼吸精血，豈可去食而求長生。但世人不知休糧服氣，道家權宜，非永絕食粒之謂也。食之有齋戒者，齋乃潔淨之務，戒乃節慎之稱。有飢即食，食勿令飽，此所謂調中也。百味未成熟勿食，五味大多勿食，腐敗閉氣之物勿食，此皆宜戒也。手常磨擦，皮膚溫熱，熨去玲氣，此所謂暢外也。久坐久立久勞役，皆宜戒也。此是調理形骸之法。形堅則氣全，是以齋戒為漸門之首矣。

# 《安處》

何謂安處？曰：非華堂邃宇、重梱廣榻之謂也。在乎南向而坐，東首而寢，陰陽適中，明暗相半。屋無高，高則陽盛而明多。屋無卑，卑則陰盛而暗多。故明多則傷魄，暗多則傷魂，人之魂陽而魄陰，苟傷明暗，則疾病生焉。此所謂居處之室，尚使之然。況天地之氣，有亢陽之攻肌，淫陰之侵體，豈不防慎哉。修養之漸，倘不法此，非安處之道。術曰：吾所居室，四邊皆窗戶，遇風即闔，風息即開。吾所居座，前簾後屏，太明則下簾以和其內嘆，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曜。內以安心，外以安目，心目皆安矣。明暗尚然，況大多事慮、大多情欲，豈能安其內外哉。故學道以安處為次。

# 《存想》

存謂存我之神，想謂想我之身。閉目即見自己之目，收心即見自己之心。心與目皆不離，我身不傷，我神則存，想之漸也。凡人目終日視他人，故心亦逐外走，終日接他事，故目亦逐外瞻。營營浮光，未嘗復照，奈何不病且夭邪？是以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，誠性存存，眾妙之門。此存想之漸，學道之功半矣。

# 《坐忘》

坐忘者，因存想而得也，因存想而忘也。行道而不見其行，非坐之義乎？有見而不行其見，非忘之義乎？何謂不行？曰心不動故。何謂不見？曰形都泯。故天隱子暝而不視。或者悟道，乃退曰：道果在我矣。我果何人哉？天隱子果何人哉？於是彼我兩忘，了無所照。

# 《神解》

一齋戒，謂之信解。士無信心，即不能解。二安處，謂之閑解。言無閑心，即不能解。三存想，謂之慧解。言無慧心，即不能解。四坐忘，謂之定解。言無定心，即不能解。信定閑慧四門通神，謂之神解。故神之為義，不行而至，不疾而速，陰陽變通，天地長久，兼三才而言謂之易。《繫辭》曰：易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齊萬物而言，謂之道德。老子《道經》、《德經》是也。本一性而言，謂之真如。天隱子生乎易中，死乎易中，動因萬物，靜因萬物，邪由一性。真由一性，是以生死、動靜、邪真，吾皆以神而解之，在人謂之仙矣。在天日天仙，在地日地仙。故神仙之道五歸一門。謂五漸終同歸於仙矣。

台北：新文豐，《正統道藏》，第36冊，PP.735-738